

L·N·罗琳推崇的儿童文学作家  
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成长的名著

白奈蒂经典小说  
入选英语世界中小学  
课本的  
经典

#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美]  
弗朗西丝·白奈蒂 / 著  
陈俊群 / 译

二十一出版社



入选英  
课本的  
经典

白金

丁 儿

#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161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

C·N·罗琳推崇的儿童文学作家  
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成长的名著

浙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美) 弗朗西丝·白奈蒂著; 陈俊群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6.3

ISBN 7-5407-3658-5

I. 秘… II. ①弗…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6416号

## 秘密花园

---

[美] 弗朗西丝·白奈蒂/著 陈俊群/译

责任编辑 沈东子 邹湘侨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cs@public.gp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060 1/24

印 张 9.75

字 数 182千字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 000册

书 号 ISBN 7-5407-3658-5/I·2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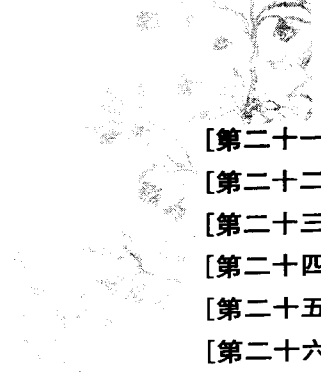
定 价 19.8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 第一章 ]            一个也没留下 / 004
- [ 第二章 ]            古怪的玛丽小姐 / 009
- [ 第三章 ]            穿越荒野 / 017
- [ 第四章 ]            玛撒 / 021
- [ 第五章 ]            走廊里的哭叫声 / 036
- [ 第六章 ]            “有人在哭叫——真的” / 042
- [ 第七章 ]            花园的钥匙 / 048
- [ 第八章 ]            引路的知更鸟 / 054
- [ 第九章 ]            最奇怪的屋子 / 061
- [ 第十章 ]            迪肯 / 070
- [ 第十一章 ]          獬鹠的巢 / 081
- [ 第十二章 ]          “我可以拥有一块地吗?” / 089
- [ 第十三章 ]          “我是科林” / 097
- [ 第十四章 ]          一位年轻的王公 / 109
- [ 第十五章 ]          筑巢 / 120
- [ 第十六章 ]          “我不会!” 玛丽说 / 131
- [ 第十七章 ]          一次发脾气 / 138
- [ 第十八章 ]          “尔不应该浪费时间了” / 145
- [ 第十九章 ]          “它来了!” / 151
- [ 第二十章 ]          “我将永远活下去” / 161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本·韦瑟斯塔夫 / 168

太阳下山时 / 178

魔力 / 183

“让他们笑吧” / 194

帘子 / 205

“是妈妈!” / 211

在花园里 / 220

002 >

白奈蒂夫人年表 / 234

- 玛 丽 ——一个从印度回来的无父无母的十岁小女孩，本书的主人公。
- 梅德洛克太太 ——鸮鹤新地庄园的管家。
- 玛 撒 ——伺候玛丽的年轻女仆。
- 本·韦瑟斯塔夫 ——庄园的老园丁。
- 本·韦瑟斯塔夫的知更鸟 ——引领玛丽找到秘密花园入门的红胸脯小鸟。
- 迪 肯 ——玛撒的弟弟，一个热爱荒野的十二岁的农舍孩子。
- 克雷文先生 ——庄园的男主人，玛丽的姑父。
- 科 林 ——克雷文先生的儿子，一个十岁的男孩。
- 克雷文医生 ——克雷文先生的堂弟，科林的医生。
- 护 士 ——一位受过训练但却不能忍受病人的女护士。
- 苏珊·索尔比 ——玛撒和迪肯的妈妈，养育了十二个孩子的聪明女人。
- 罗奇先生 ——庄园的园丁头。
- 皮 彻 ——克雷文先生的仆人。
- 队 长 ——迪肯的狐狸，一只尾巴浓密的红色小动物。
- 烟 灰 ——迪肯的白嘴鸦，一只羽毛光泽的蓝黑色大鸟。
- 坚果和贝壳 ——迪肯的两只可爱的松鼠。
- 跳 跳 ——迪肯的朋友兼坐骑，一匹个头小小的毛发粗浓杂乱的荒野小驴。

# 一个也没留下

004 >

当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往獭鹑新地庄园去与她姑父居住时，所有人都说她是他们所见过的模样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她长着一张瘦瘦的小脸，一个瘦瘦的小身体，一头又细又轻的头发，还有一副乖戾的表情。她的头发是黄色的，脸也是黄色的，因为她是在印度出生的，而且一直这个病那个病的没停过。她父亲在英国政府里担任了一个职务，一直很忙，自己也有病。她母亲曾经是一个大美人，只喜欢参加晚会，与快活的人一起寻欢作乐。她根本不想要什么小女孩，所以玛丽一出生就把玛丽交给一个奶妈照顾，并让奶妈明白如果想讨好夫人阁下就必须尽量不要让她看见那个孩子。所以当玛丽是一个又讨厌又丑陋的病恹恹的小婴儿时，她被撂到了一边；当她成了一个蹒跚学步的讨厌的病孩子时，她也被撂在了一边。除了奶妈和其他土著仆人的黑脸膛以外，她从来不得见任何熟悉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对她总是俯首帖耳，一切事情都让她随心所欲，因为如果夫人阁下被她的哭叫声打搅，会生气的，所以等她长到六岁时，她已是世界上最霸道最自私的“小猪”。来教她读书写字的年轻英国女教师非常不喜欢她，三个月就辞了职。前来填补空缺的其他女教师总是在比第一个女教师更短的时间内离去。所以玛丽要不是真正决心学会读书识字的话，她连字母也永远学不会。

大约九岁的时候，在一个热得可怕的早晨，她醒来时感到非常不快，当看见站在床边的不是自己的奶妈时更是气急败坏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那个陌生女人说，“我不要你呆在

这儿，把我的奶妈叫来。”

女人显得很害怕，但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来不了。当玛丽发脾气，对她又打又踢时，她只是显得更加害怕，重复说奶妈不可能来小姐阁下这里。

那天早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按以往的惯例做的。有几个本地仆人好像不见了，而玛丽见到的那些仆人全都躲躲闪闪或者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一个个脸色阴沉神色惊恐。但是没有人告诉她任何事情，她的奶妈也没有来。上午渐渐过去，实际上没有人理睬她。最后她闲逛到花园里，一个人开始在阳台旁的一棵树下玩耍。她装作在建一个花床，把大大的猩红色芙蓉花朵插进一小堆一小堆的土里，心里越来越生气，一边玩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她要说的话，还有等赛蒂回来后她要骂赛蒂的话。

“猪！猪！猪的女儿！”她说，因为骂本地人猪是最恶毒的侮辱。

她正在咬牙切齿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突然听到母亲与一个人走出房子来到阳台上，与她在一起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他们站在一起用低沉而奇怪的声音说着话。玛丽认识那个模样像男孩子的英俊小伙子，听说他是一个刚从英国来的非常年轻的军官。孩子瞪大眼睛盯着他，但她盯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母亲。每次一有机会看见母亲，玛丽就总是这样，因为夫人阁下——玛丽这样叫她的时候比其他任何叫法更经常——是一个如此高挑而苗条的美人，而且穿着那么漂亮的衣服。她的头发像拳曲的丝绸，她有一个似乎藐视一切的精致的小鼻子，还有一双充满笑意的大眼睛。她所有的衣服都是薄薄的轻飘飘的，玛丽说它们“满是花边”。今天上午它们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满是花边，但她的眼睛却一点也没笑，它们又大又惊恐，恳切地仰视着那位英俊的孩子军官的脸。

“有那么糟糕吗？噢，有吗？”玛丽听见她说。



“可怕极了，”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说，“可怕极了，伦诺克斯太太。两周前你应该去山里的。”

夫人阁下绞着两只手。

“噢，我知道我是应该去的！”她叫道，“我只是留下来参加那个愚蠢的晚宴。我真是傻瓜啊！”

006 >  
正在这时，从仆人的住处爆发出如此巨大的一声哀号。她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玛丽则站在那儿，从头颤到脚。哀号声越来越急切慌乱。

“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声音？”伦诺克斯太太喘息道。

“有人死了，”孩子军官回答，“你没有说你的仆人中已经爆发了。”

“我原来不知道！”夫人阁下叫道，“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跑进了房子。

打那以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玛丽解释了上午发生的神秘事情，霍乱以它最致命的形式爆发了，人们在像苍蝇一样死去。奶妈是夜里得的病，正是因为她刚刚死去，所以仆人们在棚屋里哀号。第二天到来之前又有另外三个仆人死去，其他人恐慌地逃跑了。恐惧遍布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平房里都有人奄奄一息。

在慌乱迷惑的第二天里，玛丽把自己藏在儿童室内，被所有的人遗忘了。没有人想起她，没有人需要她。奇怪事情发生了，她却一无所知。玛丽哭一会儿，睡一会儿，挨过了漫长的时光。她只知道人们生病了，而且听到了神秘而恐怖的声音。有一次她偷偷溜进厨房，发现厨房里空无一人，不过桌上有吃剩下的饭菜，椅子和盘子看上去像是用餐者们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起身离席时匆忙推后的。孩子吃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还喝了一杯几乎是倒得满满的葡萄酒。酒很甜，她不知道有多浓，那很快就使她昏沉极了。她走回儿童室，又重新把自己关在屋内，因为她被平房里的哭叫声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吓坏了。葡萄酒使她犯困，她眼睛几乎都

睁不开。她躺在床上，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睡得如此昏昏沉沉的，那好多个小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哀号声和东西搬进搬出的声音都没有惊扰她。

醒来时，她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房子里一片死寂，她以前从来没见过它这么安静过。她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脚步声，心想是不是所有人的霍乱都好了，一切麻烦都已过去。她还想现在她的奶妈死了谁会来照顾她。会有一个新奶妈，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新故事。玛丽已经相当厌倦那些老故事了。她没有因为奶妈的死去而哭泣，她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而且从来没有非常在乎过任何人。那声音、那匆匆忙忙的来来去去，以及那霍乱引发的哀号吓坏了她。她曾经生气，因为似乎谁也不记得她还活着，所有人都太惊慌失措，想不起一个谁也不喜欢的小女孩。霍乱肆虐的时候，人们似乎什么都忘记了，记得的只有他们自己。但是假如所有人都重新好起来的话，肯定有人会记起她，并且会来找她的。

但是谁也没有来，她躺在那儿等待着的时候，房子显得越来越安静，她听见有东西在席子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低头一看，看见一条小蛇慢慢滑过，一双钻石般的眼睛望着她。她不害怕，因为它是一个不会伤害她的无害的小东西，而且好像急着要离开这个房间。它在她的注视下从门下面溜了出去。

“多么奇怪多么安静啊！”她说，“听起来好像平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和那条蛇。”

几乎就在下一刻，她听见院落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脚步声来到阳台上。它们是男人的脚步声。那些男人走进了平房，低声说着话。没有人去迎接或与他们搭话，他们好像在打开房门查看房间。

“多么荒凉啊！”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女人！我估计那个孩子也一样。我听说有个孩子，不过谁也没见过她。”

几分钟后，当他们打开门时，玛丽正站在儿童室的房中间。她看上去像一个丑陋易怒的小家伙，她在皱眉头，因为她开始生气，感到自己被无耻地忽略了。第一个进来的人是一个大块头军官，她曾经看见他与父亲说过一次话。他看上去又疲惫又苦恼，但看见她时，他大吃了一惊，差点跳了回去。

“巴尼！”他叫道，“这儿有个孩子！就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的上帝啊，她是谁？”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小女孩说，身子站得笔直。她认为这个人把她父亲的平房叫成“这样一个地方”是非常粗鲁无礼的。“当所有人都得了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我是刚刚醒来的。为什么没有人过来？”

“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小孩！”那个男人惊呼着，转向他的同伴们。“她确实是被人遗忘了！”

“为什么把我遗忘了？”玛丽跺了一下脚说。“为什么没有人过来？”

那个名叫巴尼的年轻人非常忧伤地望着她，玛丽甚至认为她看见他眨了眨眼睛，仿佛要把眼泪眨掉。

“可怜的小孩子！”他说，“一个也没留下，没有人过来了。”

玛丽就是以这种奇怪和突然的方式发现自己既没了父亲也没了母亲，他们都在夜里死去并被运走，没有死的那几个本地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幢房子，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有一个小姐阁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安静的原因。的确，平房里没有一个人，只有她自己和那条窸窣窸窣的小蛇。

# 古怪的玛丽小姐

玛丽曾经喜欢远远地看着母亲，而且认为母亲非常漂亮，但是由于对母亲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她会爱母亲，或在母亲走后会非常想念她。玛丽一点也不想念母亲，而且由于她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样全在自己身上。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她肯定会对自己一个人留在世上而非常担忧，但是她还很小，因为一直有人照顾着，所以她以为事情总会如此。她心里想的是：自己是否会去好人那里？那些人是否会对她以礼相待？是否会像她的奶妈和其他仆人一样让她随心所欲？

她知道自己不会呆在她最先被送去的那个英国牧师家里，她不想呆在那儿。那个英国牧师很穷，有五个年龄几乎一样大的孩子。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总是吵个不停，争抢玩具。玛丽讨厌他们不整洁的平房，对他们是那么不友好，以至于过了头一两天就没有谁再愿意与她玩耍。到了第二天，他们给她取了个让她气急败坏的绰号。

最先想到这个绰号的是巴兹尔。巴兹尔是一个长着一双傲慢无礼的蓝眼睛和翘鼻子的小男孩，玛丽恨死他了。当时她正在一棵树下独自玩耍，像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她正在为做一个花园而堆砌一堆堆的泥土，并修建一条条小径。巴兹尔走过来，站在一旁观看。不久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而且突然提出一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放上一堆石头，假装是假山园庭呢？”他说道，“在中间那里。”他俯身指点。

“走开！”玛丽叫道。“我不要男孩子。走开！”

一时间，巴兹尔显得很生气，然后就开始取笑她，他总是取笑他的姐妹们。他围着她跳来跳去，做着鬼脸，又唱又笑。

玛丽小姐古古怪怪  
你的花园生长得怎样？  
银色的铃铛，海扇贝  
万寿菊儿排成一行行。

他一直唱到其他的孩子们都听到了，也哈哈大笑起来。玛丽越是生气，他们越是起劲地唱“玛丽小姐古古怪怪”。从那以后，在他们与她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们一直叫她“古怪的玛丽小姐”。他们互相之间说起她时这样叫，同她说话时也常常这样叫。

“这个周末你会被送回家去，”巴兹尔对她说，“我们太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说，“家在哪儿？”

“她不知道家在哪儿！”巴兹尔说，一副七岁孩子所特有的那种轻蔑神情。“当然是英国。我们的祖母住在那儿，我们的姐姐梅布尔去年被送到她那儿去了。你不是去你的祖母那儿，你没有祖母，你要去你姑父那儿，他的名字叫做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

“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玛丽厉声道。

“我知道你不了解，”巴兹尔回答，“你什么都不了解，女孩子永远是什么也不了解。我听父母谈起过他，他住在乡下的一幢又大又荒凉的老屋子里，谁也不接近他。他脾气很坏，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不让他们来，他们也不来。他是一个驼背，是一个可怕的人。”

“我不相信你。”玛丽说。她转过身去，用手指头堵住自己的耳朵，因为她再也不愿意听了。

但是后来这事她想了很多。当克劳福德太太那天晚上告诉她，说她过几天就要坐船去英国投奔她住在獭鹑新地庄园的姑父阿奇博尔德·克雷文时，她看上去是那样麻木不仁，毫无兴趣。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他们试图对她亲切一些，但是当克劳福德太太试图亲她一下时，她只是把脸转到一边。当克劳福德先生拍了拍她的肩膀时，她僵硬地把身子挺得笔直。

“她是一个这么长相平平的孩子，”克劳福德太太后来可怜地说，“而她母亲却是那么漂亮的一个人儿，行为举止也非常漂亮。玛丽的言行是不怎么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孩子们叫她‘古怪的玛丽小姐’，尽管他们这样叫是不乖，但还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她母亲把她的漂亮脸蛋和优雅举止多带到儿童室的话，玛丽可能也学到了一些优雅的举止。现在那个可怜的美人已经去了，一想起那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她有一个孩子，真是很伤心哪。”

“我相信她几乎从来没看过她一眼。”克劳福德太太叹了口气。“当她的奶妈死去时，谁也没想到过那个小东西。想想那些仆人们一个个跑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幢废弃的平房里。麦格鲁说，当他打开房门，发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时，他几乎跳了起来。”

玛丽在一位军官妻子的照顾下做了去英国的漫长旅行。那位军官的妻子带着她自己的孩子们，要把他们留在一家寄宿学校。自己的一双小儿女已经让她无暇旁顾了，她很高兴将孩子移交给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先生派往伦敦去接她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在獭鹑新地庄园的管家，她的名字叫做梅德洛克太太。她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脸颊非常红，一双黑色的眼睛很锐利。她身穿一条紫色的连衣裙，上面披着一件带黑色大理石须边的黑色丝绸披风，头上戴一顶黑色的帽子，帽顶竖立着紫色的绒花，头一动就颤巍巍地抖动。玛

丽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是由于她很少喜欢人，所以这一点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另外，很显然，梅德洛克太太也对她不怎么感冒。

“哎呀！她是一件平常的小货物呀！”她说，“听说她母亲是个大美人呀，她没有遗传多少下来，是吗，夫人？”

“长大以后也许会好看一些的吧。”军官的妻子善意地说，“她要不是这样的菜色，表情再好一些的话……她的五官还是相当不错的，小孩子变化大着呢。”

“她要变很多哦。”梅德洛克太太说，“在獬鸪新地，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使孩子变好看的——如果你问我的话！”

她们以为玛丽没在听，因为她正站在她们落脚的私人旅馆的窗口，离她们有点距离。她正在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但是她听得相当清楚，而且对她的姑父以及他所居住的地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他会是什么样子呢？驼背是什么？她从来没见过一个驼背，也许印度没有驼背。

因为她在别人家里生活过，又没有奶妈，所以她开始感到孤独，并且想一些对她来说很奇怪的新想法。她开始想为什么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人，即使在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其他孩子好像都属于他们的父母，但她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任何人的小女孩。她有仆人，有食物，有衣服，但是没有人注意过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那时，她当然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她常常认为别人不讨人喜欢，但她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

她认为梅德洛克太太是她所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人，脸蛋那么普通，颜色那么红，华丽的帽子那么粗俗。第二天，当她们出发前往约克郡的时候，她穿过车站，走向火车车厢时头一直昂得高高的，尽量离梅德洛克太太远远的，因为她不想看上去像是属于梅德洛克太太的，一想到人们会以为自己是梅德洛克太太的小女孩，心里就有气。

但是梅德洛克太太一点也不因为她和她的想法而不安，她是那种“不容忍年轻人胡闹的女人”。至少，如果有人问起的话，她一定会是这么说。她本不想在姐姐玛利亚的女儿就要结婚的时候去伦敦，但是她在獬鹠新地庄园有着一份舒适而高薪的管家工作，要保住这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马上完成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吩咐的任何事情。她甚至连一个问题都从来不敢问。

“伦诺克斯中尉和他的妻子患霍乱死了。”克雷文先生用他那简短而冷漠的方式说道，“伦诺克斯中尉是我妻子的兄弟，我是他们的女儿的监护人。那个孩子要被带到这儿来，你必须去伦敦亲自把她带来。”

于是梅德洛克太太整理了她的小行李箱，上了路。

玛丽坐在火车车厢的角落里，看上去既普通又烦躁。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读或者看，她把她那双戴着黑色手套的小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一身黑色的连衣裙使她显得比平时更加黄，软绵绵的淡黄色的头发从黑色的约纱帽子底下披散出来。

“我一辈子没见过比她样子更戾<sup>①</sup>的小家伙。”梅德洛克太太心里想。她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干地坐得那么定。终于她厌倦了观察她，开始用凛冽和生硬的声音谈话。

“我想我最好还是跟你讲讲你要去的这个地方的一些情况吧。”她说，“你对你姑父有什么了解吗？”

“没有。”玛丽说。

“从来没听你父母谈起过他？”

“没有。”玛丽皱着眉头说。她皱眉头，因为她想起父母从来没跟她谈起过任何具体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任何事情。

“哼。”梅德洛克太太咕哝了一声，盯着她那张毫无反应的奇怪的小脸。有一会儿，她没再说什么，然后她又重新开

---

① “戾”是约克郡方言的一个单词，意思是娇惯和易怒的。



始了。

“我想你也许最好知道一些情况——以便有所准备。你要去往一个奇怪的地方。”

玛丽什么也没说，她那明显的无动于衷使梅德洛克太太显得相当不自在，但是吸了一口气后，她继续说道：

“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一幢阴森森的大豪宅，克雷文先生也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它自豪——那方式也是够阴森的了。那幢屋子已经六百年了，坐落在荒野的边上。里面有将近一百个房间，不过大部分房间锁起来了。有在那里放了很多年的画，有精致的老家具和东西，房子周围有一个大园子，花园里有树枝垂地的树木——有些是那样。”她停顿了一下，又吸了一口气。“但是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她突然讲完了。

玛丽不由自主地开始倾听，一切听起来是那么不同于印度。任何新鲜的事情都相当吸引她，但是她不想显出感兴趣的样子，这是她不开心不讨人喜欢的一个方面，所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好了，”梅德洛克太太说，“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没什么看法，”她回答，“对这种地方我什么也不了解。”

这话使梅德洛克太太短促地笑了一下。

“唉！”她说，“但你好像一个老太太。你不关心吗？”

“我关不关心没什么关系。”玛丽说。

“这一点你说对了，”梅德洛克太太说，“那没关系。为什么把你留在獬鹠新地庄园我不知道，除非因为这是最容易的办法。他是不会为你麻烦自己的，那是肯定的。他从来不为任何人麻烦自己。”

她打断了自己，仿佛刚刚及时记起了某件事情。

“他是驼背。”她说，“那是使他不对劲的原因，结婚前他是一个阴郁的年轻人。虽然他有那么多钱和那么大的地方，但却没从中获得过任何好处。”